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三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壽序

奉賀致政少師元輔存翁徐公八十敘

萬歷歲在壬午特進柱國少師元輔華亭徐公眉壽之八十而内閣諸大臣具其事以功令請天子方日與黄

髮圖政理為之躍然而興思若曰是惟我皇祖有一體不二心之臣以嘉靖邦國則公其人哉我先皇帝之御宸極也雲蒸龍變公實左右翼戴之惟忠惟勤惟亮惟端夙夜匪懈以終始二聖之治豈唯予一人所丕承將宗社世世永賴謂太傅少傅趣草詔之必當公毋遺寵謂大宗伯必遣使謂大司馬予之傳謂王府其出朱提精鏐五十上褚四石之有副象龍之衮在馬公覽揆之辰在九月而以先二月行人至自都用幣於華亭里第

公拜稽首天子萬年已出璽書捧讀之凡數百千言諸所褒予非一而大者曰王佐曰儒宗曰達尊皆以歸稱公乃至所謂定國本宣上德於危疑于彌留者天下之人不盡能知之即知之不敢言而天子獨言之公畢讀復拜稽首至泣涕覆面而曰老臣無狀何以當上析肺腑若是於是公之鄉父老搢紳衿裾前屈指言我猶及事公進士及第時為癸在未而今度壬午而行覲癸未歲六十矣秩三師一品横玉者歲三十又三矣去登政歲之為十

者三矣及去政府而優游無方之養者歲十而加五矣有子三人孫一人皆列卿尚符璽其長者金紫次亦金緋矣孫所任卿縣進士舉矣餘諸孫十六人皆有官職可拜其任書者不遽拜而游於郡國學習進士業成矣即兒未任書蘭孫而玉潤可念矣蓋舉天下之所謂福者咸趣於公而三相臣自太傅少傅而下若文淵申公余公皆公秘閣公車所儲薦者也六卿自太宰王公大宗伯徐公大司徒張公大司馬梁公而下百庶尹大夫士非公故吏則門弟

子也開府建牙方岳廉察暨郡國守相皆公之所齒借冀暖者也公既已享使者禮成而諸侯之介出羔鴈璧帛重錦百兩堂上接武堂下布武閭左而近君子懷德小人懷惠千里而遥似者頌實無似者頌聲即毋論世貞愚且賤無所容足至無所容口諸君子故稱嫺於辭然有能庶幾天子之所歸稱曰王佐曰儒宗曰達尊者乎有能推公之所謂定國本宣上德於危疑於彌留者乎而何所藉不佞為獨自念公曩者七十時不自量

輒以不腆之辭效其大指謂嘉靖末天下之脈幾絶於壬人手而公黙延之葢拜公仁壽之賜者三世矣第天下能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所以功則甚難公為次輔而軋於所謂首者則甚難為首輔而軋於其所謂次者則亦難欲有所明志於英主而居幾望之後則甚難欲有所創革而泯其跡於君臣父子間則甚難當言路之首見推而欲宛曲伸之則甚難言路之尾大幾不掉而柔劑之則亦難夫是六難者不佞不能盡窺公之妙

用第始而怵於所謂難及得公而犂然節奏理解而遽為易且公有宗社大功二以為不再相當必有鉅福蓋不佞之言登於公之堂退而側伏於公之鄉者十年所矣公之壽加七而為八其色澤旋枯而為潤其子孫加庶而益貴且賢公雖後天下而樂若無意於政事堂一尺地者然天子久愈敦念之至屈命使下璽書盡出尚方之珍賄而毋所靳今夫明興二百餘年於典至脩備也其太和鬱蒸磅礴至隆洽也然迨正德而始有故相

劉文靖公以八十居洛當是時縣官方右武不聞所以優異者及九十而爲嘉靖而始有行自是少保毛文簡賈文靖二公繼之然不過撫臣一致羊酒束帛慰勞而已未有所謂屈命使下璽書盡出尚方之珍賄如公者劉公於公相業十差得三四焉其它吾不能保其毋徑庭也夫不佞所爲言固不能當諸君子而至於所自許知公亦不敢謂出諸君子後第竊復有所效於一得夫士大夫進而便便退而恂恂者常理也

天子既以非常禮處公公安得以非常禮自處今夫阿衡之為訓師尚父之為丹書其年不百歲當亦九十也三相臣雖佩公之教而成啟沃卿大夫雖守公之法而成寧壹然廣厦細旃之上寧無有扞格而未盡純者乎蔀屋之下寧無有蒿目鬱衷而毋繇達者乎奉行者得無緣狥而失初旨乎理解者得毋斤斧乎保障者得無不勝繭絲乎有之公寧獨能已於言也且公不聞之暨書公孫在朝坐而論道迨老更在學憲而乞言詢黄髮慰

蒼生固以意示公矣公即愛筋骨不儼然而造於朝天子即未下太常論likely

何用此眉眉小禮為公第言之某將從薦紳先生及父老後拜公賜且以卜公之九十且百歲若七十時矣

味湖歸處士七十壽叙

吾吳菴有沙湖歸氏云歸之重自令憲副先生始其能啟先生以式廓其業自先生之父封公始故判太醫院張承宗氏嘗縷縷為余言之而封公之諸從子姓味湖

君者最材而賢其起家由纖微積鉅以肩素封而君故甞署其居曰味湖曰湖者表所自也何以味之味其澹而已於是鄉之人歸歸君澹而君所操持竒贏必中窾春而耕秋而收晨而督夕而程什者出之一者息之固未甞漫為不訾省而特不假乾沒射覆之巧以擠人之有而就我及其小餘羡則稍稍以義散之而不責報亦不靳徇知者於是亡論鄉之人即薦紳先生亦往往歸君澹歸君之得稱澹於薦紳先生要不盡用憲副先

生故君今年已七十健啖工步便視聽神明之用不少衰而三丈夫子頎然立皆進之儒為太學生歸以益重夫君七十而業有家又有三丈夫子而又能使歸重天之所以報君者綦隆矣而要其極以澹得之又以澹承之吾聞之猶龍公云道之出口澹乎其無味夫澹乎其無味何預用也而曰用之不可既夫澹乎入者嗇乎出此二端者交相為體用者也故又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重積德重積德則莫知其極是謂深根固

蔕長生久視之道壽而至於長生久視者何也思不役則精神不溢則實吾是以知治生之能貫乎攝生也其本則自澹出之澹則為陶朱計倪久而仙不澹則為桑為孔久而赤身族恒也雖然壽矣而曰重積德何居不壽不積不積不能為德壽者所以德也德者所以善全其壽者也於是君之最少子隆祐與余中表史生善諸賀君七十者皆以酒而史生來乞言余姑酌之以沙湖之水而推本其所以壽與積德者而與之言澹

周公瑕先生七十壽敘

余少於周公瑕先生十三歲而先生辱引為友又時時言異日傳我於身後者必子也余謝不敢則又曰傳而使它人見之毋乃使我身見之乎余謝不敢乃請於先生得所自述起居據而潤色焉先生聽然曰異哉我之知我似不若子之知我深也而惡用是起居為也卒弗與述起居今年春正月先生之壽躋七十而善先生者友人曹子念知其故僂行謁余請一言以為先生重屬

余頗已倦筆硯謂子念七十者古所稱希也是且八十而九十而百歲必以頌乃先生之所欲得於余者傳也傳以藏往頌以知來其用不相屬而體因之子念其若何則請酌於傳與頌之間而名之曰敘於是乃敘先生先生少而負經術為諸生已攻古文辭善大小篆隸行草法當是時文徵仲先生前輩卓犖名家最老壽其所取友祝希哲都玄敬唐伯虎輩為一曹錢孔周湯子重陳道復輩為一曹彭孔嘉王履吉輩為一曹王祿之陸

子傳輩為一曹先後凡十餘曹皆盡而最後乃得先生而又甚愛異先生文先生以大耋歸而先生繼之既謝去諸生益自力為古文辭號大國之賦諸少年見推以漸主詞壇而握牛耳顧其於書法尤能擅古所以作者意先生之文與書成即郡國守相之干旄與學士吏氓賈人之綦屐麇至於委巷之縮而不可辨大者七尺之碑小至七寸之薄䗍計必獲其片語隻字被之而後為媮適往年大司空朱公潘公治河告玄圭錫則公請大

將軍戚公封薊山之陽以擬崆峒則公請太傅朱忠僖公樹其碑於兄定襄恭靖王之神道則公請已忠僖殁而其家修定襄故事則公請故太師張文忠公至要公於長安邸俾以布衣書金匱之首簡將欲言於上官之禁近而先生逡巡避而不敢應竟歸先生歸其名益顯重其造請日益博亡論東鷄林西月窟不聲而聞不脛而馳蓋少陵氏之所稱李秘監若豐屋珊瑚鈎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劒几義取無虛歲者將庶幾焉然先生

不別治生所養孤㷀兄姊戚屬指以百計友朋所急往往共之而又好治精舍疊石樹竹木斥買書畫古翫以故所得隨手輒散去里中兒𪗋先生之入而不悉其出悉其出者又欲以是徼先生恚而或不徧爭齮齕先生先生夷然弗屑也先生内行甚周備而形骸土木不好飾邊幅又易口口不甚藏人過以故其聲稱不盡如文先生而大指實歸於忠厚久而天下信其為長者余嘗屈指文先生之始得名在弘正間距先生今八十歲年

矣文先生之所莊事者沈啓南先生壽亦垂九十沈先生之得名在成化初而生以永樂其取友若史明古周原已邢麗文輩亦十餘曹而卒歸之文先生自沈先生而文先生以逮先生奉正朔而稱盟主者僅三人耳而所歷踰二甲子幾與明歷相埒休抑何悠遠博厚也夫江左之文獻莫盛於元嘉以後若王謝江劉諸賢其月露之揆筆與墨池之流潤足以黼藻一世然往往蚤發而蚤萎甚或以不惑為期頤如謝莊氏所云云良足憫

矣說者以為天一之精有限上榮則下竭外渙則中餒此理固有之今亡論三先生而吾吳之儁遠若楊循吉近若陸叔平皇甫子循輩其精思之矍鑠又若以期頤為不惑者彼其人豈不文采上榮外渙也說者則又謂壽星在牛女分夫天道遠非吾所悉獨我列聖湛恩深德之所培植漸漬過元嘉諸君萬萬而吳之山川靈氣積自大塊者不發之寶玉金錫而發之人其徵而悠遠博厚何疑哉子念試以此敘賀先生先生如首肯之則

不佞將亦其一人焉

壽憶萱李翁七十序

吳中之最舊姓曰范莊李李世以善積著聞然不好為本富曰農之利幾何而往往與縣官共之又不耐役使自李之工殖而至於今憶萱君則又精其積著則益厚而其為人則益寛然長者君所業機杼之製妙天下三宮九嬪六尚之綺錦文繡歲加新其目以試吾吳而獨李君應之沛然有餘中貴人不為苛禮繩君往往儲

美醞名饌相慰勞曰吾左右手也君晨起調治紅作軋軋聲者恒數百千指至暮而畢事酒炙飯羹皆得所毋一喧者君於它聲色服翫無所好顧獨好治室崇樓偉閣覺雲棟霧便房曲廊九折百迷晨起而調治工作丁丁聲者亦恒數百千指至暮畢事酒炙飯羹亦皆得所毋一喧者諸受君直恒倍以故爭欲歸君然不能私君寸絲片瓦之跆藉以入其槖又不能自私其手足肩膂之力君又善參伍時值而低昂之入必賤積必良以故

貲省於它人而功大倍余嘗一游居室至移晷不可徧然君之門頗庳而隘騶過之不知其為甲第觀也君既不名一田以故無長賦踐更之擾即有司巧漁獵者毋所跡之即跡得之有瞪目生視而已君以故得自寬有餘橐則嘗浮屠一剎頗壯麗與橋梁之屬有餘晷則以延明師教授其二子經術彬彬質文矣居平不恒宴客即宴客必豐腆而其自奉有分劑然每遇花時風日醞藉未嘗不以一壺一榼自隨也曰天授我以隙日我不

敢不領畧其誘我以共養我不敢狥吾力而為侈以故君今年七十矣家節錢埒素封而無刁間之奴虜以連結守相二千石富而不受其名無容成玄素之術而飲啗步履踰少壯五官之用自若壽而不慕其術時時行樂不廢然所謂狥力為侈者絶不好之泰而不蹈其責或曰君殆隱於貲者歟史遷氏不得而跡之庶幾唐宋傳奇之所載長安孟漁蜀山人流或曰君殆類有道者范少伯變姓名稱陶朱公踰百年而尚無恙竟以仙去

將庶幾近之王子曰皆是也而皆未盡第不聞之君鼻祖猶龍公爭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此三寶也然一恒理也君俛得焉而加勉焉夫所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綽有餘矣舍是而故高其格曰隱又大其用而曰仙非君所遽解與余所以述君意也葢君之從女弟室余有二子長騏應公車未歸次駿聞而請書之以侑君觴

張母錢太夫人壽序

天子以錢唐事而垂宵衣之睠於南也則今張端公實攬轡云前是饑卒脫巾而譟於中丞門者中丞避之則益張挾而令於軍曰所不甘心者如日端公馳騎往綏急數言而解亡何市人復尋跡為亂亂且甚公與新中丞合策捕誅之因以戢攝饑卒饑卒恐恐帖服事聞天子大悅賜端公金幣逾等公乃徐行觀察十一郡之吏民而提衡之節奏理解䚗辟斧斷盛夏霜負冬則温日而其大指在别淑慝明扶抑諸如表伍行入褚僕

射岳忠武于肅愍之間若墓皆在錢唐者曰使吾慼而
攝之毋若標節義而誨之余家在吳郡濵海去錢唐葢
五百里而遥其稱端公異政月以二三至間與王元馭
學士及之學士曰是子也不穀之所從事中秘者也已
而曰有太夫人之義方在太夫人之媲學正公以婦德
婉嫕聞學正公有八子咸玉立嶽嶽周士而五為太夫
人出太夫人五子而四舉科第兩牧方州一令巖邑最
少為端公吾鄉者固習之齒尚卑而挺穎精練若此孰

謂芝醴無源根富媪發祥乃實鍾之吾故以窺端公之有賢母也余唯唯無何而端公以滿聞且得代而太夫人年七十七矣叔君自邛州左為餘干令迎養令邸端公將以便道省覲而餞唐守張子振之同守喻子均故善子祈一言以為太夫人壽夫端公行則必道出饒饒守負弩前驅以事御史禮宜然端公業至饒舍而趣餘干則必望車門步而進之曰有叔氏在既入覲太夫人則必具冠帔滫瀡之屬以薦且請謝靡鹽不遑之罪左

顧揖而謝餘干令曰某且以為有母之尸饔今者筐筥錡釜叔氏乃尸之耶坐定徐睨太夫人之鬒不改而頩色皙而膚膩則必前請曰太夫人乃幸健母故然不以離憂損乜箸耶太夫人當曰吾晨而起晡而聽若兄之讞剖未嘗不稱快進乜箸也雖然猶未若快於聞而之治浙也邑去而治五百里而遥諸稱異政毋慮月二三至馬錢唐之變與捷俱布黠者懾以而為神君弱者暢以而為慈父也則老婦不更恃乜箸大宅之腴滋滋湍

矣何離憂為餘干令聞之則必欣然益市牢醴與端公更迭而壽太夫人太夫人則必悉舉二公之觴以母子兄弟融融怡怡無間也於戲以予所聞古之母賢而其子鼎貴者毋如萬石嚴嫗與李景讓母然延年之為攸其讞獄能使母驚而去之卒以不道見法景讓之為刻其治軍能勞母之坐堂皇使景讓拜杖而後定今觀端公之按浙其所讞治視二子賢不肖何如也則夫明識至誨其歸本於太夫人又何如也因次其言以授二子

使奏之端公

壽汀倅潘翁八十敘

潘翁甫冠而補博士弟子則與它弟子有名者䆊司徒行之方中丞定之輩角勑相甲乙自詫可芥取青紫顧不得志於秋試守弟子廩者二十五年而始貢入太學又十二年而獲儁垂六十矣入或謂潘翁不作公孫丞相故事耶潘翁亦沾沾居恒捫腹而問我辛不為曲學即一日射金馬何渠出平津侯下而咄咄公車間復不

得志者三上而病於貢廬幾殆乃始就吏部選入得光澤令則垂七十矣人謂洛陽强項董君亦垂七十而能需天子之怒而為快今光澤令何肰翁復笑謂使我一佩赤縣綬彼湖陽主家當相戒首善為東第冠何至煩柱後惠文也而翁之治光澤務以豈弟子諒收吏民意有罪當贖鍰者度其家不給則罷弗贖乃至公賦度不可罷者則捐俸代之又不給則移書取諸家槖光澤議城城翁不忍其民乃詭曰覓工良毋如吾歙則檄歙工

往而復取家槖償之費可三百金翁所斷讞既大指寬輔情而行而又精勤於職每御史行部問令獄繫囚幾何令以獄空對又伺知令毀家以紓民困益賢之然竟難翁老薦剡不時上僅得遷倅汀郡至則以闕守告翁遂攝守時有寇警衆議戍上杭而攝守獨請城河頭坪以為上杭援且使戍者無内搖坪城而上杭益固時郡寮多喜爲長夜飲翁獨不喜長夜飲往往先返曰吾不耐入少年場也已遂投劾去郡當是時其鄉人江子文

帥南贛吴興徐子與居觀察使使遮道留之不得也翁
歸而諸子之賈成埒素封矣於是爭治酒糈菑市芻豢
之腴分日以奉翁兾得翁一觧顔而翁亦廿匕箭數從
故所善方文學諸君弈弈稍勝罷而投壺雅談甚快也
人謂翁此何必減陸大夫千金拕五子以十日髙車過
從極意懽飲耶翁年八十乃從容語客始而擬我公孫
丞相我何敢望丞相貴且能以侯印予子弟吾七十四
而罷郡其年丞相繇御史大拜方惴惴曰候上顔色下

媚張廷尉而慚汲主爵我時據奕決勝無所讓避卧至日三商始一轉側其時丞相受朔方難猶股栗也且老不御脱粟韋衾人疇能刺譏我既而擬我洛陽董君我不愛人主十萬錢光澤之民有遺思矣何恐斥我酷吏我之所受先人產筴之計然而息之以貽諸子諸子以酒食我我不市天子恩博南粤千金裝也且我又不為誘辭諸子亦無竢誘辭而後酒食我我又生得汪伯玉傳誦之足愉快不若是三君子者委七尺而聽後

進彈射也夫是三君子者皆戚除人也而又老壽然欲以彼而易我我有所不屑焉伯玉者司馬公也其仲仲淹姻於潘翁於是伯玉過余而語余且徵一言之壽余謂翁為名士而不盡於第為循吏而不盡於官夫不盡者所以滋餘也天故報之以壽且夫食官者家於官者也食鄉者官於家者也翁損槖以代民輸不家於官矣儵然泊然以新都為畏壘不官於家矣是三君子者不必皆然而又欲盡之是以僅得壽而子孫無聞則豈直

報翁壽且將有今裔馬伯玉曰子識潘翁之孫恒乎是有雋才必顯以當所謂報者庶幾耳余乃謂伯玉我何以壽潘翁第為潘翁言天人之際微矣人啟之天必應之天與之人必凝承之今天所以報潘翁若庶幾而猶未盡也則潘翁之壽考與聞孫殆徵常山符矣仲淹從旁曰善請受簡歸而佐潘翁觴

贈吳大叅明卿先生六十敘

余少也從李于鱗先生遊而是時諸先生皆稱詩而吳

明卿先生最後入其所稱詩獨工諸先生皆内足而氣揚以其最工者為洩造化之秘當見嫉嫉必取困阨毋老壽雖至短折不以為諱而間得一語疵則必指諱以為大羞以為大貴人其不欲受之至面頰盡赬歸必極琱鎪之力而後已以故諸先生之稱詩益工而用是得狂聲士林間謫逐相繼毋一登八坐者其於壽考僅一徐子與先生過六袠以左伯終而又茁其後識者以前語若讖云顧所謂最工者吳先生時時在窮達間不可

以一端執而竟能操其權於窮達之外以自致老壽諸謂吳先生達者曰先生二十六而舉於鄉即為第一人明年成進士不待次而授中書舍人預知制誥又不待次而拜給事中間兩守郡一董學政一叅藩中州海內操觚翰從事者靡不知有吳先生先生達哉其謂先生窮者曰不然先生少而孤半菽不繼晷短褐不掩脛甫一直金華之省未及有所吐而遽逐之浮沉下列甫一司理山郡而又逐之凡數載而始綰魚緋以坐堂皇据

吏民之上而又逐之其後名為董學政乃在貴竹鬼方之域耳中州之吏道成以捧金鏡入賀閶而謁相公公下堂握手授餐謂旦夕九列女未幾而白簡尾之矣相公楚人也環楚而仕者靡不揚眉張夸以臨要津而先生故若三閭大夫躑躅而吟澤畔也達乎窮哉子獨曰不然諸言先生達者不為知世道者也諸言先生窮者不為知先生者也雖然先生所謂操其權於窮達之外者也先生初遘讁以輕薄論囂囂然而語諸唁者曰舍

我誰當輕薄者我將有所言言必死今幸而奉六尺以浮沉無競之地固當於是得匡廬彭蠡之間其治匡廬彭蠡言絕勝無何復遘謫于鱗與子詩風之曰尚可以出乎先生復罝然曰淺之乎二子彼展士師非人也耶其地復得河洛二室治河洛二室言復又勝已而治武夷汀江言則又勝已而治嶺南山水言則又勝乃至治貴竹鬼方山水言則又益勝其所謂勝者能曲盡其土風雲物人情世態之變幻而不為牢慅困怫其所謂

盡者不為韻之言有子厚之工而削其怨為韻之言有沈宋之麗而絀其卑迫其謝中州政而歸卧於楚澤也優游出王以食素封日高春而起三商而酌稍有吟咏皆縱其天衷而發於天機海内之矢言者踵相接於門曰吾不知祭政何官吾欲藉吳某以不朽耳楚之相公歿而環楚之據要津者惴惴匿避不暇而先生漠然自若也吹毛索瘢者徧楚境而不能以毫髮加先生然後先生翹然而獨貴故曰操其權於窮達之外者先生也

先生僅六十不為老壽眎鄉者諸先生則徑廷自今而後造物所不愛者年以予他人不為重以予先生則重先生其善用之哉大陸之内其工不為韻之言推新都汪伯玉伯玉少於先生一歳余又少於伯玉一歳今年壽先生明年壽伯玉又明年而余方戴笠而坐蘧除受維摩不二門戒自伯玉外無以旗鼓當先生者先生之神益王志氣益發舒其壽當益無量也以此贈先生先生當東笑而舉我觴哉

壽廣東藩幕秋涯朱先生七袠序

余始得朱茂才定國之名於張肖甫司馬蓋褎然重於有司者也已而得其貌則温然而玉潤又得其文則鏗然而金聲乃勅二子驌駿來脩而師之賔之家塾相與揚搉道藝甚懽也間與余言其父秋涯先生之賢曰父為制科業而不成然約略得其大指矣亦一再應賔里選未就然嘗補吏百石以上業已脫皂衣矣宦遊在南粤南粤大都會也其沃能使人忘土父日佐治藩牒無

害然一遇家戚而歸歸即不復出矣父不甚別治生毋時譏之久宦减先產奈何亦不顧遇所欲施予輒傾槖以償之或行貸所親知得遂輒沾沾喜弗憂息也濶達不為城府所至示赤誠人有欺之者或告之不信曰彼交我而忍欺我哉生平無毀人亦不辨毀曰所虞愧心而已其它吾所不知也凡父之所為德以自𡟯適即不必人好之即人好之亦不能名之而父固泊如也既淡陀無它嗜獨嗜酒遇鄉里為鷄豚社或相與眺赤堇諸

山臨大海覽兩湖之勝奮然躡屩從一奚往返數十里無倦色居人詫之吾曹少且壯壯且老而彼先生者貌如故而步武茲壯豈其仙耶余乃謁定國子之家先生春秋幾何曰臘且盡則甲子而週復十年矣子有母乎曰差少於父而日尚羊於一堂也有兄弟乎曰伯氏少奪於病爲制科業弗成壯而能家好文事四壁皆圖籍庭蒔卉竹矣叔幸已通公車籍矣季能持門戶矣有諸孫乎曰有而及舞象者業屬文矣間一呼不佞俾誦所

屬文乃喜復命叔誦之則大喜呼諸孫誦之益大喜曰丈夫何必身有之哉使汝曹任我勞我任汝曹逸何幸也呼諸婦促具酒炙毋使迺公不醉飽益衎衎如矣余時甚羨定國言而會故人周二太學自四明歸與朱先生還往頗能稱其狀大略如定國不爽蓋未幾而定國迫試事還且乞一言之壽以觴先生余謂審爾先生胡弗壽也語云博厚無疆又曰神大勞則敝先生之好為厚德如甚豐其當天意精矣不役役於人我恬然如華

胥其養神裕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先生之子若孫雖才而未至薦貴若半璞之璧其光不盡露矣造物之厚於人也必漸而茁之人之凝造物厚也必沖而用之夫先生能沖而用矣何以弗壽也余縱欲有言稱子之家先生先生業不問人毀何以問人稱哉定國曰雖然請姑受而以告於家先生

弇州續稿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四十 四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羅修源

謄録監生臣秦長馨

弇州續稿卷四十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

世經堂集序

世經堂集者何今致政少師元輔華亭徐公著也堂者何公所憩止也其名世經者何公世世以經重名之志

不忘也公所著有奏對有視草有奏疏有序有記有志有銘有墓表有碑有論有策有說有辨有對有解有引有原有跋有賛有箴有規有祭文有書有賦有頌詩有古近體為卷凡二十六公之諸子太常君輩鳩而梓之家塾以世貞之辱公知也獲卒業焉凡八閱月而始敢效一言於末簡曰於戲盛哉葢自古之言文者莫吾夫子若而其大要曰辭達而已矣又曰文明以止文於天地間有二其達者為經世止者為垂世而雕蟲之技不

與焉可大之謂達可久之謂止其用雖二其原一而已矣當公為諸生而受經即以經明顯試南宮遂魁其經射策金馬即以其策魁天下天下魁於得公之辭而公於時亦不能遽無意於工拙以故其文足宏麗而暂體裁及其慨然有志斯道悉取濂洛閩粤之説融會於心神而躬驗之既涉其津而舍其筏以為破支離則道與器融而無間破藩籬則物與我融而無間其所結撰若講筵之沃君講席之示弟子皆務摘其精實而竟吾所

諸而已即天下後世不能盡舍公之華以為操觚者法而要之談性命而約於公之止泥倫物而企於公之止者孰能外也公既思以其學濟天下而其在史館時用持先聖典得謫外公不卑猒小官諸郡邑士風吏治靡不以身試之而大者若國家典故名公政績下上數百千年之史而與之綜會斂而融之方寸之際而亡碍閡苟有所觸則功與言一發而俱就令亡論他文即肅廟之有顧問咸取諸倉卒度不能無喜怒而公或剴言以

繩之正或婉言以誘之道化投石爲轉圜代言之草摘

縻洞括使河西吏人以爲明見萬里之外山東父老願

少須臾無死以待德化人主之德日顯而國體尊乃至

部疏覆覈根理據事有敬輿之精而不爲俳諸報藩鎮

郡國書牘衡勢審幾有文饒之練而絀其倨其他誌銘

碑表之類提綱絜矩有孟堅之則而超其識公之文所

謂達者其效至於奠社稷潤生民而一旦讓跡於堂序

斂而歸之無何有之鄉天下徒知嘉隆之際取治於公

公不明其所以而庶猶有可窺見者玆集在也竊聞之泰陵之季太和至順磅礴鬱蒸發之為獻若文天子又時時顧天以求真才而公始生而應之積至於嘉隆而後人文之化成於戲盛哉其亦不易哉昔蘇文忠有云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今夫峴崳之原湛如耳而日夜流浸於百川水而舟陸而耕食者炊飲者汲其用長足而其體不少損盖公集行而後之君子有能潛以求夫所謂經世埀世者固隨分俱滿也即不佞言雖

大誰得而以夸疑之是為序

周易辯疑序

余嘗為吳江孫汝化序其所著易說而竊有慨以為易之冠六經久矣秦存之以筮家而小漢衍之以訓故而支晉出之以意觧而遥明朿之以時制而淺葢至於今愈盛而愈去其真矣當是時獨汝化不帖帖時義而其為説獨精詳今年秋州司訓王子某復以郡丞施君之易學辯疑見示及卒業而後知君之所得於易者深

也易者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君所為説非有絀乎
筮家然微而入於理非不關於意解然顯而周乎象非
不根之訓故然指要而删其蔓非不工於時制然得意
而超乎筌君所為易非君之易羲文以至於今徹上下之
易也吾聞之漢有沛人施讐長卿者鄉童子時從田王
孫受易事師數十年然謙讓常稱病廢不教授及其友
梁丘賀薦之始與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而所授張
禹至丞相魯伯至會稽太守禹所授彭宣至大司空戴

崇至九卿天下稱施家有張彭之學君豈其苗裔耶何其說之有根抵也然長卿斤斤守其師言不能有所損益而君獨能通古今之變以其臆合於聖人之精而又不詭戾于時其儒而教授於浙官而教授於髙郵咸抗顔坐臯比即後先諸生受易顯者比比當又何讓張禹魯伯也遲之天下稱今施氏學賢於長卿故多矣余不佞家亦世世受易前後踰二十人然僅以取科第而亡能名一家言施君數典大郡負賢聲其治得乾之用九

泰之九二為多而汝化之視身又若有資於諫之諸文者皆余所深以為愧而遜焉者也故併志之

荔子編序

余所善松陵王承甫者皙而肥耐酒累數十觥船不醉醉即仰天叱叱自快其驟見人不喜具賓主禮及敘寒暄通間濶與之語即竟日不倦然不好避俗於書鮮所不窺而不恒讀書為文儁朗多竒思尤長歌詩大抵類青蓮居士而以不勝才情故間離之然識者開卷而知

其非今人也承甫游河洛所著作輒為人梓行其游楚
亦然而最後訪其友顧益卿於閩閩既饒佳山水其海
錯珍苞之類又足以佐酒而益卿居恒推事承甫氣益
發舒歌詩益富前後得詩近三百首名之曰荔子編范
宮允伯楨胡侍御原荆期傳之而屬序於予夫荔最先
著蜀品最下次著嶺品小勝閩最後著品最高遂以其
味居天下冠承甫之所遊閩者豈為荔子故耶其所為
詞詩豈盡發之荔子耶今承甫之所咏荔子百不得一

而其所游閩則以閩之山水足賞而荔卿足依也顧名編而以荔子毋亦承甫有所托謂其後出而能冠天下之味也耶余覽承甫詩一再過真若所謂絳繻綃單玉膚冰液望而以為海山仙人者吾不知視三危之瑞露何若要不在中山紫花西域蒲萄下矣雖然以之植上林寧能側生雜遝於霜露摧剝之餘而媚時口哉承甫休矣其即吾南中安矣

沈嘉則詩選序

嘉則渡江訪予山中出一編見授曰吾後先歌詩爲篇者七千矣而今僅四百吾不欲以武夫累玉也今夫非詩之難而知詩之難非知人詩之難而自知之難非自知之難而割愛之難吾不能割吾之愛於七千篇者而以屬吾猶子九疇而删之知不必盡賢於我爲其無愛也所謂四百者不必盡賢於六千六百而是六千六百者不必不盡賢於四百其大較異也且也吾前詩成而見子子讀之瞿然賞矣然窮子以詰而子不答其故何

也令亦可以答也夫子笑而應曰嚮者問我而吾不答也固爾夫格者才之禦也調者氣之規也子之嚮者遇境而必觸蓄意而必達夫是以格不能禦才而氣恒溢於調之外故其合者追建安武開元凌厲乎貞元長慶諸君而無愧色即小不合而不免於武庫之利鈍今子能抑才以就格完氣以成調幾於純矣而子之猶子九疇復為羣子之玉而府之夫何虞於武夫之累也耶雖然亦有以子之試諸生事告者乎始而得其文以為鮮

不可取者則多取之既而厭其同虞其溢頟以為鮮可取者則少取之又既畢而衡其所弃者未必逺所取者也始不勝愛而後不勝厭也然則子之所餘六千六百篇者其遂已耶其將授我而更衡之耶嘉則曰吾固言之以大較異也嘉則名明臣别號勾章山人其於文益奇有秦漢風

魏懋權時義序

余治魏郡兵識魏子允中於諸生中魏子年尚少所為

文義奇甚然不能頫就格而又善詩先後奏余詩數章往往有少陵氏風余異之贈以五言長韻致代興意今在集中余既已去魏則數聞魏子小試輒居首而獨不利於鄉又有李化龍者晚出而與之角相甲乙至癸酉秋李子舉鄉之第二人又三年為丙子秋而余解鄖節還晤吾郡兵使者永嘉王公王公實後余而守魏亦嘗奇二子迎而顧余曰吾嚮者謂李當遂舉舉不能第一人也謂魏遲之是必第一人矣使急足當孔道得試目

即魏子第二人毋以溷我而亡何試目至果如公所屬余怪問之王公曰凡為文義而尚辭者華而遠其實尚理者質而廢其采潔則病藻短則病氣此四者未有能劑者也今驟而求魏子長則備之苛而求魏子短無是也凡為時義者則未有能超魏子秉者也尋又有傳魏子所試文及它試與居平之業若干篇至者余得而讀之而後知王公之所得於魏子者深也余不暇他舉以耳目所睹記吾省之王文恪儲文懿錢與謙是三四君

子一試而其所自期與試之者之期之若取諸寄不爽夫固一時之操觚者少而人自披靡然亦以試者有定詣而試之者有定識也葢近百年而寥寥無所聞今得王公與魏子相為知巳乃爾庶幾有定詣定識哉王公乃命梓人將以風吾吳之華而遠實者而余為叙其所以云

函野詩集序

洛陽温公之按吳也一再屈干旄而過余問政之暇相

與促膝論詩甚適蓋四載所而余起家臬天雄則公以中丞節開府其地八月詣臺受約束十月報解嚴亦一再進謁見兵事之外其相與促膝論詩如故然不獲請公篇什而又七載所公自再撫陜還洛不佞時適填鄖中間訊之間稍稍寓目一二而猶恨其不盡今年余罷南廷尉待次里居而大參王公陽德乃始以一編屬余曰此温公詩也夫余然後乃始盡公嘗聞之燕趙之音相率為悲歌慷慨秦音則噭勁揚厲吳音則柔靡清嘉

意者土風居多而洛陽獨稱天地中氣最為完而音最為和平其建都會自西周以至後唐千七百年間冠帶之所朝宗詩書藏於闤闠而至於今乃有不盡然者獨公起而振之大約風得之土學得之家而其所專詣徑悟則不必盡爾也釋褐自行人授御史以至中丞輶軒之跡半天下而獨於燕趙秦吳尤深且久其意象之所融適則治而為吳志氣之所感觸則壯而為秦若燕趙蓋非有意於兼甫逢掖之合而要亦有以相發者然至

欲測公之端倪而遽定公之裁格固不易也公居官所至有風猷而吾吳以桂島警捍盜源其感公尤切大叅公亦自以國士之知謀梓公集而余為序之如此公奏議若干卷及他文行世甚多當自有傳者故不贅

海嶽靈秀集序

海嶽靈秀集者何盡弘德以還山東之名善詩者而集之也其稱海嶽者何山東古齊魯地也齊東表海而魯東表嶽夫是以有海嶽稱也其稱靈秀者何燉其詩及

其人也葢唐有殷氏河嶽英靈例云集者誰魯同姓諸侯中立也吾聞之周公之造周而雅頌之盛音魯盡得而闕闠之又加以夫子之所删正固亡論已齊音之敎辟喬志雖小見屈於夫子而札也爲之歎曰美哉泱泱乎表東海者其太公乎乃至炎漢之初魯以蕞爾板築抗天下之兵以爲項氏守而絃歌不絶齊之夸詐急功亦變而爲舒緩養名而一時談經之士獨盛於詩而業詩者魯則申培公齊則轅固生其人皆有壽考顯名而

傳至於瑕丘免中之屬累累不廢王式以詩諫韋孟以詩風而孟之孫若賢及玄成賞貴極於取將相天下以經術歸齊魯而詩尤為之冠第其所著房中鐃歌之章則以屬之唐山夫人鄒子樂輩而司馬相如鄒枚雄褒諸才士其賦頌卓然膾炙於西京者往往出遐僻而齊魯不與焉豈其所謂詩屢屢訓故守師說而不能通之於結撰耶明有天下百四十年以迨弘德當重熙右文之世所鼓舞漸漬亡異於周漢之盛時而齊魯之薦

紳逢掖未有能含訓故而為詩者有之自邊司徒廷實始司徒之於詩當李何之力復古而司徒悉庀賦以從庶幾鼎足哉又五十年而有李觀察于鱗觀察之於詩志在超乘其游吾儕間矯矯牛耳矣而諸與二君子游而稍後先者若殷近夫蘇允吉靳子愚李伯承楊伯謙馮汝行兄弟或矯勁其骨或澹雅其旨彬彬然三百篇之緒而葢齊魯重者固不乏哉吾又聞之申培公時與楚元王韋孟俱受詩浮丘伯元王既有國則禮申韋而

師友之以迨三世祿不絶然不聞其能表二君子之業於齊魯何也人主以經術取天下士而詩其一中立乃能以今之所謂詩者表其藩之人而廣夫經之用其視元王可謂猶賢也已

改黄太常墓序

當建文朝太常卿黄公子澄首用知囊故筴以敉寧宗社不遂而死以至參夷五宗天下爲之歔泣而不敢言然固有筆之稗官者矣天下痛公剔腎析骸而無所歸

然實有塋地為志銘者矣天下痛公之無後而不知一子走楚者為田經其後有叅議表者復公姓而仕宦矣一子走吳者為彥修其後有博士雲者以文學顯矣萬歷之初元上下詔褒錄諸死事者公首合詔格當祠當錄後而吳之後始出而應之其於後楚復當何如也公之墓發於雷善善者以為積誠之感而覈者以為疑其銘後有若懸記若符讖通方者以為伎術之恒而執者以為譎乃余則姑兩置之盖匹夫有必伸而萬乘有不

能屈者死是也當公之於壬午也知一死而已知死而死則不死也夫以人主之威能寸析公之軀而不能寸奪公之志能致辱於公之戚屬而不能卒辱公之名然則能使公有後耶無後耶昔果無後耶今而始有後耶其有而竟無耶無而忽有耶俱不足辯矣公之墓出一時臺臬諸大夫鹽其事立祠以祀公而博士之諸孫彪熊者思所以光大之會熊與余識以敘見屬而余不能辭聊為志其大都葢竊有喜於天之定而公之所藉以

不泯者固不在此也

此文成既而攷所謂墓銘者不能無所疑誌内稱琬之後十二世由貴於吳祖鐸生端贅於袁州按公世為分宜人不聞祖之族蘇而贅劉也既贅洞庭矣何緣生於袁州若言公至蘇州與姚善托孤則可然不當言蘇人也當是時公有子得匿田間必當諱其姓不應尚稱黄也公既以壬辰生死於壬午當年五十一不當云五十三也其仕宦履歷甚略而獨載其臨

没之言又皆掇拾方孝孺餘語且既云洪熙元年御史劉璉著而又稱采訪使我朝前後俱無采訪使銜按劉璉崑山人永樂十年進士雖嘗爲御史而洪熙元年以左叅政叅贊宣府軍務當時刻志銘必不敢摹搨行世以完石納土中僅百五十年而剥蝕幾徧又剥蝕之文若追蠡而一字不侵泯何也銘後數語若讖皆隱今撫按道府縣諸君姓名不遺一人未聞永洪間有此術士也以後黃應龍書及太常誥尤爲

畫蛇之足吾所以不辭此文者喜節士之有祠與有後耳不必熊彪之有祖也

史記評林序

太史公史記成於天漢而重於宣元之間班固氏欲自伸其業故互見其瑜瑕而王充劉知幾因之皆有所指駁而其錯節衍語異音與旨未易通解以故徐廣韋昭裴駰鄒誕生劉伯莊司馬貞張守節之流咸為之訓故考索學士大夫乃始彬彬成誦矣然自東京以前往往

橅擬其體裁而潤略於辭法至陸機劉勰輩乃稍頌稱其文而後世因之第名為之小牴而實為之祖述者班固氏也六朝騖綺靡毋論非指嚮所在途軌殊矣其最稱能尊史記者毋若唐宋人然知或小近而力不足其甚乃不過邯鄲之步陽為慕之而陰與悖又何取也明興皇猷之煥發與元精之鬱浡倍蓰往古而其能為太史公者邇不出英憲而上不登臺閣學士大夫不無三致憾焉北地而後乃始彬彬益至於今而閭閻

其書操觚之士腹笥吻筆亡適而非太史公噫嘻亦緎矣哉第訓詁之家所傳聞異辭苦於不能徧而習者不得於事則姑傳會以文之不得於旨則姑穿鑿以逆之眯法於篇則姑揜其句眯法於句則姑剽其字膚立者持門戶皮相者務影響栩栩然自謂入龍門之室而不知其轍望砥柱之杪而背馳矣世貞曰余讀史記者三嘗掩卷而歎其未逮也乃今凌際叔先之矣際叔之為史記也其言則自註釋以至贊騭其人則自二漢以及

嘉隆無所不附載而時時旁引它子史以己意撮其勝而為之宣明蓋一發蔺而瞭然若指掌又林然若列瓌寶於肆而探之也自今而後有能紹明司馬之統而稱良史至文者舍際叔奚擇哉或謂褚先生之續武紀與他傳也胡以弗刪也曰際叔任述者也非任刪者也其既已知之毋嫌乎武夫之淆璧也然何以稱評林也夫有訓詁者在而獨稱評志評也其於際叔取志焉可也

劉侍御集序

夫言人心之聲而詩文乃其精者韻而詩匪韻而文其用本不相遠而其究乃不能相通以故攻之者不能兼造其輿而發其樞自西京以還至於今千餘載體日益廣而格則日以卑前者毋以盡其變而後者毋以返其始嗚呼古之不得盡變寧古罪哉今之不能返始其又何辭也已明興操觚而樹門户者非一家而稱能返古者北地之後毋如歴下生歴下之於變小有所未盡而北地之所謂盡則大有所未滿者獨吾吳劉侍御

子威自其成進士而入侍中秘歷內外臺所至無不立辦然其意不欲屢屢一世循吏聲固已俯視千古而時自奪於晷未獲竟一旦意有所不可遂拂衣歸卧吳閶間子威材甚高於子史百家言無所不治獨不喜習大歷以後語天假之日俾與才合負相如之慢世而毋色痼燮子雲之沈深而鮮酒嗜等玄晏之書淫而不癖動以故其於騷賦五七言古近體序記志傳賛頌哀誄徵而極至於俳戲引喻連珠之類無不研精其思以求與

作者合子威既以文自娛毋所托於名而世之好簡者疑其蔓尚率者苦其深彼不自媿其目之淺而一覽輒推去謂此何物語或稍稍就讀囁嚅相耳曰吾固能成誦矣所謂驟即之難而詧之易也問其所以難易不能對也自是子威之名益不副實子威始雖不欲托之終不能無動意乃至念得如虞仲翔後世有一人知我者死不恨夫桓君山故通士也知楊氏玄必傳而其時神人則已語之毋自苦玄故難傳自今而視玄其猶在傳

不傳聞也子威所推許獨歷下次乃北地而刊削彈擿之甚苦此其托指故有在且業以今之天下無能一人知子威者即後之天下風茲靡靡安所冀哉然子威幸而不甚為人知其文亦不受人役得自致其擬議外足於象而內足於意興而言盡而止其賢於余遠矣余固不如子威亦能知子威一二故不辭其請而叙之

通州志序

古茲部有通州而幽揚部無通州自揚部之通州出與

幽部之通南北對峙而兩而茲部之通廢揚部之通其始僅一鹽官地稍稍進為州復降為邑至元而始定屬揚部以逮我明二百年來鹽鹽之利衣食江南北而其設險置兵控扼吳楚屹然一重鎮矣地靈啟而人傑輩出冠帶履舄之盛盖殷殷焉通故領邑二曰海門曰崇明越在海中央以故通失之而改隸吾蘇之太倉而海門之隸通如故自宋孫昭先之為通志十卷明通守嚴敦大孫徵等後先凡六修其卷自一以至六其書或

存或不存而海門之為志則前尹璽而後崔桐亦不能
與通志合萬歷之三年閩林君雲程自南刑曹郎出守
通凡三載政脩人和乃以其間攷古圖籍作而歎曰志
其可以已也夫謂顧君養謙陳君大科其州人可取證
也得無有所避乎謂沈子明臣史材也而遠無避也於
是聘沈而屬之以顧陳輔焉僅及歲而志成為卷八卷
之為圖者一表者二志者二十六傳者十二遺事者一
謂世貞曙於文以書介沈而請序焉覽之燦如也乃又

秩如也已竊謂今志猶古史也古者千乘之國與附庸之邦皆有史官以掌記時事第不過君卿大夫言動之一端而所謂山川土田民物風俗兵防之類意別有圖籍以主之志則無所不備錄矣是故古史之失在略而今志之得在詳也然史之大綱在不虛㣲不隱惡以故世子之隆崇卿相之威靈而執簡者侃然而擬其後今州邑之薦紳將舉筆而其人非邦君即先故蓋有所不得不避矣是故古史之得在直而今志之失在諛也況

子之為通志毋論其皙體裁挈綱目博采精辨文辭瑰麗而已乃至官邪風慝凜乎霜鉞之加有餘畏焉夫何下太史公傳酷吏佞倖哉是志也豈惟在通以俟他郡國有餘裁也以俟一代有餘采也故因林君之請而為之敘

江右奏議序

令少司馬常熟徐公自釋褐而拜宜春令歷中外臺吏撫三方凡十五政其責在為則知無不為責在言則知

無不言以故其所涖上而奏請之達於朝下而移檄之布於郡國者靡不梓而行之匪以著一時之能欲令天下後世有所攷見若醫者之著方書云爾公既督撫浙而以撫江右之奏議六卷示世貞山中俾敘之凡所以稱公者大略備宗伯林公兄弟憲副邵君敘中世貞既卒讀而竊窺仁人之用心與其言之所濟博也天下之名為利者莫如鹺而其為害實莫如鹺自鹺出而諸甓盡隳縣官之共祀宴饗靡不取給宣憲之季其重

至於傾寶玉用至於飲食海內外而當隆慶初下詔悉
按故事上供苛責取辦公念以猩紅色不易織而器之
巨者不能無苦窳率百不完一蓋一綱而損中人數
百家産於是上書力言之天子爲之勉淺其色而裁
其數饒幸以無流徙公又以屬郡邑水旱相繼爲之
請賑請蠲天子亦不以大司農之告乏而復勉申公
之志以至議漕儲議額派議逆人田産議奬能議斥汚
諸所請不一大指在於愛惜單赤以培國家元氣懇惻

孚尹忠誠發於内而見於辭以故跡若小有扞格而叩之輙響應易益之九四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而夫子係之曰告公從以益志也其殆公之謂耶公念國家人文顯融之化過前代萬萬而從祀孔廟獨一河汾公爲未稱上疏請以故新建伯王文成公配尚寢未報豈以公所填撫四履之地嘗繼文成僅以爲尊先喆舉祠祀之恒典耶而不知公之所明聖學維道統其係爲甚大而余竊有窺於公政術之妙批郤中窽左右逢源無往

而非良知之觸見其所得於文成者尤深也世貞最辱公愛亦嘗後公撫填一方而所上事不當縶乃至以浚恒被口其視公信諫能無愧哉公今治浙平賦捍灾尤灼灼矣疏當有叙而行之者故不復贅

袁魯望集序

魯望長於余三歲當其薦𦤋天時甫踰冠能為古歌辭而又善書學士大夫爭傳譽之自是七上於春官皆不利然其為古文辭益習而吴郡素稱為文物大都會益

多學士大夫游即有贈餞宴賞酬酢及諸吉凶事以不得魯望一言不為重其詩若文溢帙而最後取進士高第以自引得南儀部郎以遐進郎考功再以選副山東憲天下之學士大夫爭躡屐叩門而乞言其所為詩若文益傳且廣然魯望之業成而病酒死矣其門人長洲令李君將梓之而以序屬余余竊謂天下以文名家者未易屈指數然大要不過二三端高者探先秦摭西京挾建安頫大歷次乃沿六季華靡之好以飣餖組繡相

豪傾其下始托於理務於簡儉以逃拙而魯望稍不然謂文以紀事則貴詳文以引志則貴達必不斥意以束法必不抑才以避格其體勢雖若汪洋淡浛而不可窮其指固諄諄焉若耳提面命之也余數從魯望酒間論文遠尊昌黎而近實規宋金華氏詩貴錢劉而不欲捨吾吳弘正之步今試取而讀之於是數家者摹象斟酌為何如也今天下之文莫盛於吾吳而汝南之袁為吳最魯望之尊人胥臺公者位壽小亞於其子而名過

之胥臺公尚裁以進古微不足魯望尚湍以瀕今則有餘茲集行不彬彬稱吾吳文章世家哉即不登中壽奚憾焉

蒼雪先生詩禪序

佛無禪自達摩氏西來其教行而後有禪也三乘之上者曰大乘自禪之說精而後有最上乘也最上乘者非超大乘而自為上也詩無乘即其徒覺範皎然所不及自嚴儀氏論詩而後有乘也詩禪無詩自蒼雪翁而後

有詩也夫以代定格以格定乘者嚴儀氏也詩自為格格自為乘者蒼雪翁也蒼雪翁之於詩釆不能六代體不能五七言古姑即唐之律絶以近易曉學人而其所謂二三乘亦取其一間之未達者非若獨覺初地之邈隔也大指意趣在養格調在審二語盡之而所謂神來者從容中道氣來者觸處而發情來者悠游而得則嚴儀氏未前發也當蒼雪翁之論詩在仁宣間學士大夫尚浸淫於勝國之習而不自覺乃欲以數語抉造化

之秘而振起之不亦偉傑丈夫哉今是書行而世寧無興者又何必寥寥至數代而始有北地生也今天下之不為詩禪者鮮矣而不能無二境入悟境則生成蓮花入魔境則立變荊棘然而不入魔者亦鮮矣安得起翁於九京而一語之翁故建業楊氏其大父行佐開國至都督者二人有戰而死燕師者以故感家難不仕而隱於詩蓋參方於溈山石頭者三十年而後得之亦不易哉翁之曾孫一洲名士也與余善故為敘其所以而行

之

弇州續稿卷四十

弇州續稿卷四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

重刻晉書序

始為晉書者何承天崔鴻臧榮緒之屬凡十八家而至唐貞觀中詔左僕射房𤣥齡與許敬宗褚遂良之徒删

緝之凡為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其事例屬敬播天文律歴屬李淳風掌故屬于志寧紀傳屬顔師古孔頴達輩而宣武二紀陸機王羲之傳天子稱制以叙論之最稱彬彬詳雅矣説者乃以為晉歴僅百年不能當漢東京之半而文倍之諸載記僭王雄武兇悖妖祥之變往往過實而世説語林幽明録搜神記亦所不廢循正者畀之以稗官責核者外之以誣史而是書稍屈矣自正統之説行而晉與秦隋皆抑而為閏青衿而應制科者至

不得舉其凡而學士大夫名為好古博洽之倫内畏其繁而外摘其瑕以不足誦讀即自左史班氏而下若范曄陳壽之撰而有所不能對何論晉書乃至李延壽南北史哉不佞竊不敢以為然以為晉固亡所比數於漢唐氏其德政禮樂固不敢望趙宋然自舞陽持國秉四易世而為武帝剪者身不王王者不獲已以為差異於陳橋之驟而自南渡後其君臣稍能自標明其統舉聰曜之恥而洒之不至若建炎開禧之單宋史亡論已其最皦皦者莫若唐然

紀主義近裁而失之略傳主辭近精而失之溢以舉其人與事不能使人躍然而如有覩是書之失固不能無襍采而輕信然讀之使其事猶若新而其人猶有生氣者以擬陳范則有間庸渠出唐史下耶今其梓獨存於南國子學宮又以久故多脫誤而學士大夫苦其不易得益跡不治吾邑人周太學若年氏偶見宋秘閣本於其友欣然請而授剞劂首尾凡二載至垂橐而成者十八矣忽暴疾卒家人咄唶曰是鬻材也而家狥之其以畀次丁進士朗　者

與太學善歎曰吾不可以剪吾友志而棄一代之業乃委梓於其家以成梓歸而僝工續之噫亦不易哉令而後熟有晉而又知晉之有書則自二子始矣如其有餘力以及延壽南北史可也是故不辭其請而為之序

郢壑集序

始范君司理雲間而有諸臺委所至以廉平曙大體稱及即之恂恂長者與談古今事則又纚纚若貫珠也少選手一編而示余曰庶幾藉子以毋負余讀之則有騷

賦五七言古近體若干篇余竊謂自東京而後為永嘉而大江始畫地而南北其北日侵尋於馬上之業不暇調宮徵理經緯而噫瘖之所發為悲歌慷慨其氣完而骨勁南則以其泉石之餘地舟楫之餘晷負隱囊握斑管而課花鳥字組而句句組而篇然亦不勝其靡靡業膚立矣蓋餘二百年而為隋而始合其文之調亦如之而又垂五百年而為宋季而又分文之調亦如之雖未幾而為元然地合而調不盡合也自明獻吉仲默以至

于鱗乃能以其北之完氣而脩詞而吾吴昌穀亦稍裁其南之藻辭而立骨庶幾彬彬質文君子哉范君為河洛間人其成進士去諸生之結撰未幾而所為騷若賦宛然楚蜀之遺軌也其詩固未論建安抑徐庾後而子安前也耶驟而披之若舒繡擷絲近於南之靡釀者徐味之而不失所謂沉深矣夫靡不病氣麗不病骨用其南以程北而鮮不合也盖君名其編曰郢埊郢埊者俟郢人治也夫以君鼎盛之歲不為簿書奪而日從事於

古若此其能融浹於分合之際以上媲二三君子又奚難哉第熟之無所事埊矣

瞿文懿公集序

自西京之氣漓而為六季昌黎公出奮然一變之然時有所折衷而稍存其偉麗以見難至廬陵公而色澤為之盡洗學士大夫毋論有所趣背往往見以為易簡明興而廬陵之鄉作者楊文貞公為之冠當文貞公在翰林嘗事仁宗皇帝於青宮帝手一編而授公曰

此歐陽氏書也其命有司梓之以式操觚者文貞公固於天性近歐陽氏且其鄉前輩喜慕說之得帝語而益自信以故為廬陵學而比楊公於歐陽者不衰當憲宗朝吾吳郡以文獻稱顧其質漸移於藻而吳文定王文恪以制科業連得大魁苟其於文小加飾天下當為之景附而二公能篤守之以文定之詳和文恪之精整雖不無小有損益然其不悖於則均也去二公之甲子而為其鄉作者曰瞿文懿公當文懿公時吾吳之藻

極矣而公復以制科業連得大魁天下之所願為景附者寧下於文定文恪二公而公復能篤守其說居安之所得究若有左右逢原者於一時之藻固未必其盡祛而簡易所禦之功不淺矣毋論名為藻者即自負以西京而跖昌黎廬陵之上代不數人然往往不勝其劖鏤而耳觀之論隱然以為治世憂試取公之文而雋之其氣舒徐而不廹辭洞達而無晦於造化之巧時有所含蓄而不盡露人情物理間引其常而不盡究其變其不

以為治世之音者幾希余辱與公同榜最少視公諸父行而公不鄙棄之間引與談文事余方圉圉焉體裁之是狥而公寛然若亡所從倣今盡得其撰著讀之而始稍窺其緒乃為論次之如右公佐留銓贊秩宗綰史局之柄為嘉隆間名臣嘗用其子汝稷請而傳之矣梓公集者汝稷而公之門人耿中丞定向留令震臣為一佐鍥劂資汝稷博學而行脩雅善名理不愧為公後云

卓光禄詩選序

始余仲氏敬美與卓光禄游亟稱光禄俠而儒者意不欲寘貲郎腹中而今年三月光禄過我弇園美風神善談笑予固以仲氏故異之與飲則又能為文字飲已進之論詩其論詩翩翩能解頤乃出其一編示余曰敢藉子之一言以為脈管規余謝不敏小間讀之毋論其格所繇起其才情則斐如也光禄居塘棲去錢塘不百里而近其北通吳會僅一衣帶水以故多長者游而黄淳父周公瑕輩又時與之倡和揚摧能自致於古而不為紈

誇奪如此余嘗恠勝朝之季江左若倪瓚顧瑛輩不獨以豪舉其才藝灤翰往往能蓄諸名士而攝其勝長諸名士亦爭願爲之客而不自引避以國家右文之化二百年而江南富豪或馮家聲得一官則以其官與貲强致客而奴狎之貲積而無所事不聽其好以逃於聲色狗馬則陽浮藉慕古之名以從事圖籍器玩而壟斷其中間其所以古不知也光祿雖貲不能中豪而見若爲豪者乃其所交游亡非諸名士所托亡非酒而所撰

思亡非詩其詩又亡非古則豈豪所能强踪合哉余聞之瓚瑛時有楊廉夫老而為之長其社然嗜聲色所游集必破槖二子者强而事之不告疲余詩不能當廉夫且老矣幸生平無他嗜異日杖屨而叩光祿之社能見推擇為長否因書以弁其編

黄定父詩集序

黄定父者故江都諸生入太學當有官矣而謝不復應其少而為詩即以詩名郡故多鉷中豪浮慕文者爭延

之入社不敢與講鈞禮前是歐禎伯教授江都而江都諸生陸無從後先以其藝見余稱故人而亡能舉定父者今年夏定父荷笠躡蹻肩一瓢而訪余坐定出瓢中詩若干首曰奈何當子生而不獲一言之許既余讀而稱善者久之則又進曰幸既以辱子許而奈何不借一言以為下走重夫余求所以重定父者而不得也雖然竊有請子之江都故揚州也揚之封奄江南北而有之自吳魏劲而揚裂為二其江之南以家遷客佳子弟號

為衿紳𥂁翰之所而北則爭得而各委之以置烽而居戈胄盖至六季益甚矣唐興畫塹為一江都日以雄重而不勝其繁豪之習甫離乳而美醪粱肉乘之所以蕩目引耳者萬狀何暇論詩書哉今吾江左以一郡例之其貲不能當若之十五而文士過於若百倍定父乃欲與一二操筦者偏師以從盟所何也業以賢江左則當采其靡麗者賦之而讀定父之詩大不爾其樂府五七言古則務完其氣而逆探古作者之所自來近體或澹或

壯要多自胸臆出之而不染於色澤夫定父之所從盟所者偏師耳而嶷然不屑當邾莒賦亦雄矣哉余故為序之而且期定父以異日之牛耳

錢東畬先生集序

當德靖間而海鹽有錢東畬先生者其令盱眙則盱眙之吏民師保父母之嘗練卒繕城以遏强寇齊劉之勁故人魏恭簡公贈之詩期以張睢陽事先生入而郎南北曹屬人主脩八駿之役偕同舍郎力諍之直聲

動天下而先生顧逡巡移病免及其再出而郎南祠部以至北比部所至有聲實而其於臨江守尤著先生之守臨江不為小治辦一切以恵愛行之而事亦舉課最當遷會以不能骫骳事上官移僻得貴之恩南遂乞歸歸而臨江之吏民請祠先生先生之歸幾二十年其所為德於鄉者非一以八十餘卒卒而鄉之父老諸博士弟子復請祠先生先生工屬文尤好吟咏其習先生詩若文者見以為才士及誦南曹疏者見以為直臣及臨

江盱眙政者見以為循吏及與稱鄉後進者見以為善人君子然竟莫能以一端名先生而先生亦憒然不欲以一端見名盖去先生之沒二十年而世貞以叅政旬宣其地不唯求先生之遺跡不可得而所謂賢子若永州守芊儀部郎萱者亦非人間人矣既又十年而先生之少子諸生篇率其子鄉進士應晋以其遺集來請序少間獲一二寓目焉乃作而歎曰知人誠不易哉夫以德靖間而操觚之士負氣而先格自稱為正宗而諸以

藻麗而謀奪之者何限乃先生不求合其藩閫而直舉天則之所自溢為之先生之所師師心耳彼兩家者不得而有也顧其從容舒徐之調不至絃促而柱迫不作窘幅而舛緯其合者出入於少陵左司之間而下亦不流於元白之淺乃至他文章之為序記傳説者毋論東西京要亦廬陵臨川之遺軌哉文中子稱古名世之人為振奇而惜其思苦而言艱至儌治誕碎急怨怪懟之譏不一人而足者彼誠有所不滿也先生其可免已

先生之詩余友彭君輅為評之而其文則薛君應旂為序之即余序何以加二君即有加而稱為知先生奈之何竟以一端名先生也

重刻呂氏春秋序

呂氏春秋一曰呂覽故秦相國文信侯不韋與其客所著書也當書成而不韋懸之咸陽市肆曰疇有能損益一字者予千金而竟莫能一字損益也其書今頗行屬傳梓久不能無譌誤而雲間徐太學益孫輩相與校訂

重梓之而問序於余余讀之未嘗不掩卷三歎也穆叔之次立言於品三而操觚之士若為之小屈然子桓以雄豪創起鼎革間顧欲然不自挾其有而以繼世大業不朽盛事舉而屬之文章彼誠有以見之也不韋者一賈人子耳操子母之術以閒行於秦而得志焉舉秦之國於股掌間挾其勁東向而瓜剖天下位相國號仲父爵通侯十萬户彼豈有所不足哉而顧孜孜焉思成一家言以與諸儒生角而割後世名此猶未也不韋固莊

生所不道莊生之識至欲齊死生平物我舉一切有為之跡而空之乃亦孜孜馬而務欲成一家言度其於辭不工不止故夫古之稱立言者未有不為名使者也且以不韋之詭譎狙奸豈其果與聞於道而其客亦務相尚為權奇錯廁於雞鳴狗盜之雄雖間採聖賢之長辭以文之即中夜一靜思驗其言於所為之跡有不洟泚汗浹者耶惟其機心之發觸而為機言覈削之於申韓辨巧之於儀秦有不知其所以合者則固其恒也且也

不韋之所為千金者再耳一用之而聾瞽秦王割其國柄再用之而聾瞽一世之士而割其名雖得之而俛失之雖失之而終㣲得之不韋固賈人子要亦其雄哉徐子與其儕二三子俱能文章嗜古若渴慕先聖不以人廢言之義而梓行之所謂芙蓉發於淤泥采之而已置淤泥勿問可也

沈開子文稿小序

崑山之沈最為文獻家自其先郎中公以至提學公子

善世世受經術取甲第而提學之子曰開子乃始以古文辭名開子為人氣豪甚既芥視一第謂可頫而拾其為古文辭即欲超宋筏而上之三吳靡靡所不屑也然竟以數奇亡所成而稍移其好於狹邪卒以病死所著述亦隨手散佚去余雖以故人子遇開子甞一再接而意殊鹵莽然退而過仲蔚未嘗不津津好談余也開子沒且十年而其友陸楚生手其文十餘篇屬余序而欲梓行之余嘗讀黃淳父集報開子書謂其五文序解似

莊索又似禹貢圖書似左序傳似司馬子長且以弘德
間學士大夫洗百年之懦習而今未有主盟者將以屬
開子淳父自矜貴不輕為然諾而開子之見推賞若此
令開子之與淳父書尚存而所謂五文者固不在讀之
而求所謂似者亦未得也第其於辭氣雄勁駿發雖未
盡洗其師門語要之有自得者庶幾文豹之一斑耳嗚
呼士生而不遇時又不享年至併所恃以不朽者又散
佚失之斯真窮矣哉楚生將以開子之一斑而令後世

重開子抑假余之一言而為開子重計亦迂矣其所以為友稱誼焉可也

游宗謙詩稿序

游子年四十餘而謁余以弟子禮余力辭之曰余所不敢抗顔者有如日既坐定謂余曰不佞嘗事林兆恩先生而未已也已又游於何維栢先生而又未已也乃今得事徐中行先生與先生子固謝不敢當則又出其詩若干首曰何以教我稍讀之則泠然有新聲而不至詩

於古則即其辭可以知其所遘之窮然往往能致其窮之變於語使人惻然而思憫宛然而有餘味乃謂之曰子之所事林先生者其為人也談性命人也吾不知其所深詣殆欲舉一切而歸之虛其所游於何先生者則以高行聞天下脩辭斯猥矣今吾子舍而師之所謂虛而名是邇舍而所從游之高行而雕蟲之技是躭且所為計一徐先生足矣而又何所藉余也游子曰非是之謂也不佞於所謂虛者日服膺焉而未有得也高行者

景之而不相為用也自不佞之為詩觸於興述於賦寄於此乃充然若有得而吾之性與情又若相為用矣今夫咀藜藿桓麻枲而不為厭者其所耽有在也厄窮至於死死而不畏者以所托於名未亡也夫執其似而我貴者冥趨者也不得其境而輕相鄙者迷復者也子柰何以雕虫之技而易之余曰善游子雋有刻稿二俱名之曰辟支巗夫辟支者佛經訓為獨覺也游子其殆有所寄乎盖至是而謀盡取前後稿加删削而梓之曰豈

敢以是售後世乎哉貧士不辨行卷吾一梓而數百千卷立具以贊夫天下之能操觚者為先容而加斵削焉雖然非子無以先容也窶人手一璞而示人見者靡不以為石也陵陽君既封而後目之玉則玉矣余甚悲其意故卒辭其弟子禮而為序所以云

徙倚軒稿序

今年夏白嶼金先生自建業寄余一編詩則皆五七言近體也曰吾老矣子其為我序之盖余少時則聞先生

用樂府名德靖間一時喧然以致遠實甫復出也而先生嘗一過余里居余姑與先生談樂府則談樂府與稍及人間事則亦及人間事不色怍而久之乃得先生一二篇甚以為快盖於所草巵言再致意焉及今而後竊窺先生之造之十五也詩古體故未論當德靖間承北地信陽之創而秉觚者於近體疇不開元與少陵之是趣而其最後稍稍厭於剽擬之習靡而初唐又靡而梁陳月露其拙者又跳而理性于鱗起濟南一振之即不

倭亦獲與盟焉公首尾與之偕六十餘年不少染指於變遷之調而時守其所詣務使意足於象才劑於格縱之可歌而抑之可諷即遇之而豪者失其所為氣華者失其所為澤而先生之詩固自如也昔僧齊己好韋蘇州即為蘇州語而見之見輒不許也已乃進其所自草而蘇州乃大賞歎曰奈何舍子故而希我令天下之不為濟南語者葢寡知必無以易先生故也先生有軒曰從倚而小僅容膝遂以名其集余為序之而且與約曰

後八年而和衛武之抑篇而示我請更得授簡焉先生所爲他詩及樂府當更有行者說具見前

雲間二生文義小叙

雲間二生范顯先于鼐先其長者僅弱冠各以其所梓四書文義就余而請正焉且請一言之弁始鼐先年十六而以長箋自通於余其詞旨極卓詭不倫大要將舍一世而千古之是師顧獨不能余舍余因切規之謂子能立稿巖石衣草茹木自婾快已哉盍稍就繩墨以應

制科而范生則自其二父至伯兄皆用經術顯貴而心顧厭勸之於書非先秦兩漢家言弗讀會其父兄後先殁意忽忽不自得乃與亂先游而又得余言則相率為時義遂能成卷讀之范生殊精勁饒典則于生則能自致其語於人意表毋論其詣不盡合要皆不失其所繇來而又不詩於經傳二生退而客有謂余立言者以不朽計此豈其能不朽哉夫訓故之學雅已非聖人旨而況乎時義割裂而飾藻之予以為不然夫時義者上之

而不能得聖人旨下之而異岐於古文辭以希有司一薦者此其義故時也乃聖人之精神含寓若引而未發者吾忽然而發之先秦二京之筋脈步驟能出入於吾手而不使人覺今夫以乳擬醍醐則遠矣從乳而酪而酥從酥取醍醐未有不醍醐者也以瑶璉盛醍醐則醍醐以陶瓿盛醍醐則醍醐故夫善為時義者未有不譯經而驅古者也客曰二生之遂梓之也何居曰子不覩夫陳正字乎哉寧捐百金之琴以警客而散之百篇蓋

一日而遂傾洛下凡唐之名士大夫若昌黎香山輩諸所謂行卷者盖昔之詩若文而今之時義也甚哉士之廹於人知已也夫二生梓成而為行卷者百千易矣即合而有知我者固幸其不盡合而能彈射之者以他山之石又何嘗不幸哉乃余甚竒二生文而畏其亟就竊覬其彈射之者逾於知已者焉因序以勉之

兩都紀游小序

莫山人公遠好為詩其詩或忽焉而創意或突然而起

調務於人所不經道語與山人善者謂其源出岑嘉州常縣尉惟山人亦自謂近之山人少不別治生時時寒竈突矣少年輩得山人一語以資撫掌而所為詩輒有善而梓之者最後游兩都士大夫倒屣與杜門略相當而山人之好為詩益甚自夫眺覽酬贈以至羈棲牢騷之況靡不托之於韻而吾友宋廷尉望之意不可一世士顧獨賢重山人與其詩而屬馮觀察序之當塗某令梓之夫以揚子雲詞賦之宏麗而所謂玄者僅一桓君

山能篤好之而已虞仲翔骨目磊落人也歎舉世無知己至欲以青蠅為吊客而今乃有之二三君子以知山人知亦不謂窮矣山人之集乃名曰兩都游紀是詩也不可言紀豈亦以眺覽酬贈羈棲牢騷之況托韻以悉之而附於少陵之所謂史耶

朱邦憲集序

邦憲家黄浦去余鄉百里而遥其所游盡豪賢長者而與余交獨晚交晚而文酒之好獨最深亡何謁余傳其

事亡何邦憲卒亡何其子某等梓其遺詩文數百篇而
屬余序之盖余與邦憲交僅十年而終始若隅世然第
所以為邦憲者亦略備矣邦憲之於詩雖不專為高岑
亦時時入錢劉然意清而調和遠於拘若粗豪之二端
至其為文亡但東京駸駸乎初元竟寧之季小語陗削
亦不在柳河東下矣間者伺邦憲晨起盥櫛罷即戶外
屣恒滿又多所造請與報謝里社率醵輒居首三老有
疑難一切居間解紛皆以屬之邦憲稍日下舂沉沉杯

句間矣不知其於三餘之晷若何而考隲經傳精核若此也其所為詩酒語慨慷多於舞衣歌扇得之大槩若是者氣有充而辭或不能無累又何能清其意而和其調至此也邦憲雖不得官為其名髙而謁文者相踵邦憲又不忍謝絶必令得意去計邦憲之事與酒十九矣又何能劖琢工詣至此也古之於詩文類不能相通而其所謂工者務逃之於窮谷荒野杜門腐毫而後得之天之賦邦憲抑何異哉邦憲所最善友生曰沈明臣玆

集多其校讐然明臣間為余言邦憲雖不能釋事與酒其操觚染翰無異於齋居時第篇成令人彈射之隨語即竄易不工不止也虛己哉邦憲矣其所謂事與酒者迭應而神不累者也兹所以成一家言哉或謂余實似邦憲毋論似不似邦憲之有余亦足稱知己矣

王參政集序

此為永嘉王公陽德之詩若文也始公少壯而舉鄉試一再困公車即謝不應而讀書暘谷中其書自經史外

諸山經地志以至星歷堪輿之學亡不漁獵大指而不欲以雕虫一技名其家比為伯氏所强射策收上第兩令劇縣入郎尚書兵部出典三輔晉領江南節所至赫然有循能聲其在江南日而余罷鄖鎮間謁公與談所及兵政漕餉國家大筴朝廷典章便晳若指掌也已談前輩風猷節概則雋永芬馥藹頫間已又談丘壑名勝則令人鼻端拂拂出煙霞想稍及齊諧夷堅瑰怪事亦自傲浪忘倦而至椎量文章詩歌昔人以為不朽之業

雖微指好之而間若爲不能盡者然其所善於鄉則康
從理所識賞於魏則魏懋權於吾州則曹子念所重於
吳則俞仲蔚非精深其道不易鑒也及公去而子念始
手一編而授余得所謂詩若文者而卒業焉乃知公非
不善文也又非於推量不能盡也大指又不欲以雕蟲
一技名其官夫讀公詩而必欲程之以六季初盛唐之
格乎哉顧類多調暢和適與吾之性情會間有簸發而
精詣者其不以爲嘉隨二州之語鮮也公文尤不規規

於古然本之蓄而裁之識剴切詳到悠然出於天則者固非鏤肝𢻱顰之所敢望也於是子念以為然謂余序之公功既高忌者不能勝乃誣以為躭詩酒而忽忘正事公笑謝諸公戱我固當第我不能詩又素不食酒夫簿牘之晷自鷄鳴而跨乙夜而不休酒至口輒瑟縮欲遯竟日而不能畢一巨羅我固甘之然我何以誣詩酒余謂子念公集行得無天下復以公洪於酒也耶第公且出不出而又不食酒其日皆公詩與文之日也即雕

虫之技亦不為負公矣

休陽史序

休陽者休寧也何以稱休陽志始也何始始自漢也何以稱史用史例也史例有二紀傳志表詳而編略凡志則紀傳志表例也巢父之稱休陽史也則編年例也編年例有二左氏之於編年也紀事者也春秋之於編年也明法者也史之於休陽也何居以紀事也則何以明法例也略於左詳於春秋意者其用竹書例也休陽邑

也其及郡何居其又旁及他邑何居意者用春秋之於

盟主諸侯例也其不以明法例何居天下一家法在上

矣是故不敢當春秋例也紀事矣又何以不左氏例也

修辭也其修辭者何以裁勝也甚矣巢父之好用奇也

盖嘗以詩文謁不佞矣無已而又以休陽史來曰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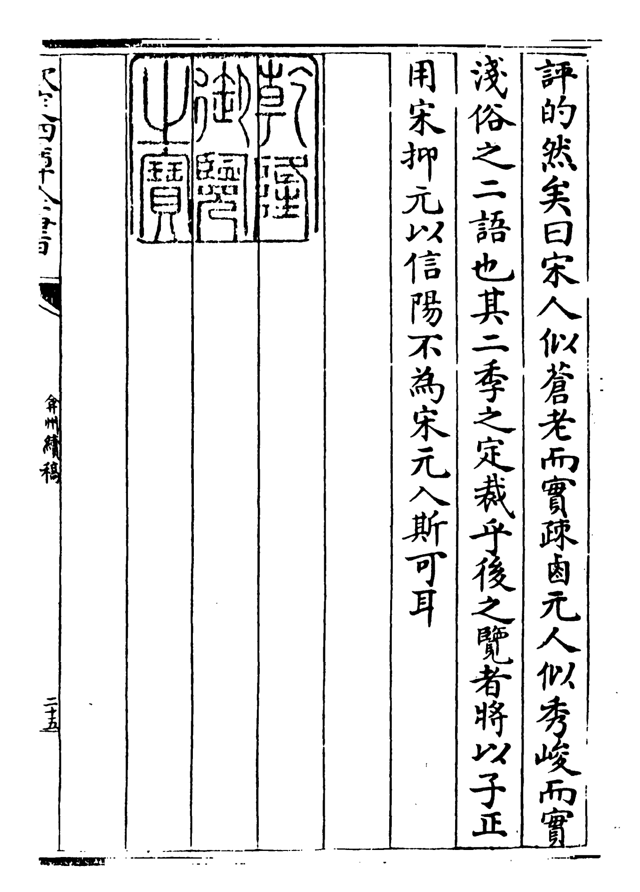
庶其有知己哉即不爾若何盖其自叙猶有後世也吾

且藏之天郭山

宋詩選序

自楊劉作而有西崑體永叔聖俞思以淡易裁之魯直出而又有江西派眉山氏睥睨其間最號為雄豪而不能無利鈍南渡而後務觀萬里輩亦遂彬彬矣去宋而為元稍以輕俊易之明興而諸先大夫之作不能無兼采二季之業而自北地信陽顯弘正間古體樂府非東京而下至三謝近體非顯慶而下至大歷俱亡論也二季蹤是屈矣吳興慎侍御子正顧獨取宋詩選而梓之以序屬余余故嘗從二三君子後抑宋者也子正

何以梓之余何以從子正之請而序之余所以抑宋者為惜格也然而代不能廢人人不能廢篇篇不能廢句蓋不止前數公而已此語於格之外者也今夫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之奚啻食色重夫醫師不以參苓而捐溲勃大官不以八珍而捐胡祿障泥為能善用之也雖然以彼為我則可以我為彼則不可子正非求為伸宋者也將善用宋者也然則何以不梓元子正將有待耶抑以其輕俊饒聲澤不能當宋實故耶乃信陽之



評的然矣曰宋人似蒼老而實疎鹵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之二語也其二季之定裁乎後之覽者將以子正用宋抑元以信陽不為宋元人斯可耳

弇州續稿卷四十一